陶文毅公全集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五目錄

文集序

文集序

海運全案序

國家定鼎宅燕歲漕東南米四百餘萬石供億

京師蓋因前代會通河之舊南起江北達通州而咽

喉於淮黃交滙之淸口康熙嘉慶年閒屢以河患

議海運未果道光四年冬大風壞高堰淸口淤明

年漕滯

詔羣臣議海運協辦大學士英和連疏陳其利六月臣

澍自皖移蘇途次接奉

諭旨令覆議甫接任即拜摺請海河分運時督臣琦善

自山東奏

簡命至赤王海運議並得
旨報可七月臣澍因公至海上召集長年三老宣播
皇仁與約期冬歸受兌新漕八月布政使臣賀長齡復
往議定水脚雇值及剝兌一切章程六年春正月
沙船攢泊黃浦臣澍自省馳往率同大小文武相
機督辦其天津收米則尚書臣穆彰阿倉場侍郎
臣百春臣申啟賢同各員夙夜將事迨六月上旬
而起運告竣計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三號裝兌蘇
藩司所屬四府一州額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萬

三千餘石由吳淞出崇明佘山北放大洋趨成山轉之罘以達天津水程四千餘里往返兩次不爽時日屢遇風暴履險如夷間有鬆艙拋失耗米爲數共止八百餘石不及全運米千分之一至於正額顆粒無損因思古來海運如西貢碣石入河秦起黃腄輓遼左乃在瀛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最多至七十萬永樂中陳瑄始建倉於直沽亦止以百萬爲名其後沈廷揚自灌河口開洋七日抵天津一時詫爲異事其實經

營已閱年餘所運二萬六千石而已即元代海運最久其初運亦僅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祗運米數十萬漂失動以萬計從未有初次試行即裝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自始至終不溺一人不損額漕一稊米如今玆所運者仰惟

聖人在位海若馮夷莫不効職而瀛民猺客生長承平習於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洋興歎以為波濤不測者久已視為坦途揚帆直上無艤崖之虞舉無港汊之彎環轉被諸內河為易議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之海運果費人否耶然則費

財之說舍海運亦奚以易之蘇松數府州漕額甲

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提溜挽閘剝淺般壩與夫

押運交兑趲驗之費多不能省丁疲索之官官復

開之民民力憊矣而官與丁亦敝使蘇屬海運遂

行歲省費不啻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鳩乎若

夫難海運者曰盜賊曰潮溼曰侵蝕實皆無可慮

但忠南兑易而北卸難章程不可不豫耳是役也

始於集議定計成於招商雇船繼以籌費兑米終

於交卸收驗以及水師之會哨委員之設局貨物

之免稅餘米之收買商埠之獎勵旂丁之安置頭

緒穰繁不容無紀爰彙始事以來
詔諭章疏及咨移稟議爲海運全案若干卷以敘一時
之事備將來考擇而程途之經涉船式之修造風
汛之趨避亦策海者所有事也故爲圖附焉至於
南北同心大小埶力咸稟
聖謨執事有恪喜起之象於斯可徵則又不獨爲海運
一事煒也

江南催耕課稻編序

周官職方氏揚州之穀宜稻稻人掌稼下地稻固東南澤穀也其類繁多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要不越穜稑稙穉四種毛氏傳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鄭司農云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葢物性各殊有不可以天時地氣一律求者故月令七月以犬嘗稻豳風則於十月穫稻遲速相距中踰一時兼以執冬之雨不能謂夏無旱執春之暘不能謂秋無水故必多其種植以備不虞若左太沖所賦國稅再熟之稻尤吳中穀植之彰彰甚著者也

頻歲以來江湖泛漲因雨水告災者屢矣惟蘇松常太等屬以吳淞江挑濬深通得免於沉菑乃癸巳秋杪稻將熟矣忽雨雪交加既實而空歲以大歉冬田積水不能種麥民皆艱食此則非江湖淤塞所致亦非雨雪之不宜於冬令實由築場納稼巳愆於豳風月令之期也余既與少穆中丞據實入告得

旨緩賦並設法勸捐賑濟大濬瀏河白茆以工代賑民始忻忻然獲拯於饑溺以俟麥秋之至然推原受傷之故則以吳民終歲樹蓺一麥一稻麥舉刈田

始除秧於夏秀於秋及冬乃穫故常有雨雪之患

一不熟卽無可接濟計莫如易麥而爲早稻其兼

收則大善不幸不得其兩猶得其一焉於是中丞

於官廨後爲田畝令老農種早稻以爲之倡而闗

卿觀察方權臬事手輯催耕課稻編凡早稻之種

早稻之時早稻之法悉備昔官粵西勸民種早稻

有效中丞今又舉早稻親試之吳民第取一麥一

稻較其所得孰贏必能知所從事矣昔東坡先生

在惠州爲秧馬歌以示博羅林令抃林躬率田者

製作閱試惠州民皆施用以爲便及至江西以教

人罕有從沓已復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而先生又自有田在陽羨意欲以此教之因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製一枚以寄並欲詳詢冏鶻部木馬行水中之法以告江南人而迄今未有傳者豈吳越人之信從有不逮惠州之民者乎然先生又嘗因龍川令翟東玉求秧馬式而告以宜師古人使民不畏吏則吏作酒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也誠哉是言吾爲江南人助之尤欲與江南之官吏共勗之

安徽通志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辛巳冬　臣澍恭膺
簡命爲安徽布政使將舉一方之利病而興剔之其山川風土人物官師學校財賦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稽諸册府則吏抱江南通志進江南通志者修於雍正七年其時安徽尚未設布政使承明代南畿志之舊上下江總歸應天故統以江南志於安徽既不盡具又自始修至今世歷三紀事日益增未有掇拾守土而不能舉其籍有官之謂何
臣
有懼焉越癸未正月澍升巡撫爰與寮屬商修

安徽省志部居門目條舉件繫甫定議值歲大澇
奔走撫綏未及成書乙酉夏始以其事入
告得
旨如所請行而臣旋奉
命調任江蘇比臣鄧廷楨至理前緒而恢之搜羅纂輯
凡數載始告蕆以其書恭呈
乙覽
上謂是舉創始於臣而成於臣廷楨
加恩均予議叙臣例得颺言簡端竊惟安徽前江後淮
介南北兩幹之中幅幀數千里於禹貢兼跨徐揚

豫三州於春秋分隸吳楚舒宋諸國於漢交錯廬江九江丹陽鄣數郡其接壤也多則其得氣不齊而習尚亦異江北質直江南文秀其大較矣臣嘗周歷八郡自淝潁以北極於淮泗彌望平原田疇沃衍強本力穡則富教可與而果勁之餘流爲桀獷亡命不逞時亦竄出其間有司以爲難治至於宣歙皖桐舒六昔之所謂未通上國者今則爲人文藪名賢魁碩史不勝書彬彬稱極盛焉豈運會開塞有時抑亦視利導爲移易也古王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周官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爲一

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是故不下堂階而撫綏之宜控馭之道可按籍而布臣與是邦父老居且五年友事其賢士大夫而董率其子弟兢兢之意歷久弗敢忘曙是書之成欲敬附於採詩陳書之義庶以佐
聖天子省方觀民一道同風之治永永無極焉

懷寧縣志序

古者列國無不有史史所紀錄總謂之志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蓋即後世郡縣志所由昉矣取郡縣志而薈萃之則有省志取省志而薈萃之則有一統志是郡縣志之修尤宜先也然非敦崇實政自別異於流俗者每視爲不急之務而不肯修非貫串古今有史氏之三長者即修焉亦不能犂然而有當安徽於直省隸江南道

光元年冬余以

簡命來莅此邦小行人適四方以五物各爲一書每國

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者事也往時江南通志合上下江以成書紀載或不能盡具非有專志無以綜此邦文獻之大全余乃檄各牧令先修郡縣志將彙而集之而懷甯爲附省首邑諸所應載之事視他縣尤多王君毓芳以簿書之暇與邑之紳士從事焉其距舊志之修已百有餘年時代遼闊獻民遺老率皆就湮取證較難王君網羅墜簡捃拾舊聞甫將成書迫於引見之限悤悤入都迨君燕繼之始獲蕆事其書藝貫古今粲然具備成一邑之典則其用心可謂勤矣又

所糾正舊志數十條可以知人可以論世以是爲
省志底本而冠八郡五十餘州縣之首卽孰不先
睹爲快哉獨惜省志之修余方奏
聞報可而適有江蘇之調未得躬覽其事喜懷甯志之
先成於省志爲有基也爰書以弁之

宿州志序

我

國家文物昌明典章燦備伏讀

大淸一統志義例精嚴各省通志咸稟成式惟安徽

自分省以來六十餘年未有全書余捌議纂修先

檄所屬各州縣凡歲久無志者亟爲增輯並手定

體例俾歸畫一乙酉孟春展

覲回皖道經宿州州牧蘇元璐出所輯志稟謁余余惟

宿州卽古符離北枕徐邳南控江淮適當黃河下

游決渠濬川歲有其役又其地四達遼闊民氣勁

悍綏輯化導較他處爲尤難蘇牧履任後凡築隄挑河團集保甲興立義學諸大端俱次第舉行稱此而爲書以其治宿者志宿其於地方之利弊民情之險易風俗之貞淫淳薄燭照數計口陳指畫知必有異於俗吏之爲之者今進其書而覽之若地輿水利山川風土人物食貨學校武備諸門綜核條貫稽考得實因歎蘇牧之能不愧是官又以知是書之必能信今傳後而余昨過宿州詩有因知政教能移俗且喜田功已命倌之句益堪共證也蘇君勉之由此更講求古賢化民成俗之方致

孜不倦行見易犢士爲沃壤敦健俗爲淳風於此

上副

聖天子軫念黎元厚生正德之至意則斯志也非徒爲

後來勸懲之所取資抑亦牧斯土者朝夕自儆之

箴銘矣爰書以弁之

庚午科四川鄉試錄序

嘉慶十五年歲在庚午各直省舉行鄉試有
旨命 臣 樹副 臣 史評典四川試事 臣 楚南譾學由嘉慶
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旋以外艱歸籍
前後供職未及一載卽荷
洪慈畀以掄才重任鬮
命之下祗懼彌增謹星馳抵蜀入闈恪共襄事得士如
額選繕試錄恭呈
御覽 臣 例得綴言簡末 臣 伏思自古文章之盛視乎上
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而其要在於宗經經者恒

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經術明則人才蔚起其深者漸摩浸潤密移於性命之際發爲文詞必充實光輝粹然一衷於道由是建之設施則通經致用亦經正而庶民興所謂文章莫大乎是而時代升降之說不足言也蜀自漢以來人文最盛如司馬相如揚雄蘇軾父子之倫尤傑出論者謂天下之山水在蜀峨岷毓秀江漢炳靈以故奇才輩出臣竊以爲皆經學之所致耳考漢孝景時文翁治蜀作講堂石室遣雋士東詣博士受經東漢興平中高眹作周公禮殿厥後毋昭裔有石刻十經由

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席升獻補刻孟子而十
三經咸備若此者類能尊聖經以延教爲天下冠
即如馬揚詞賦藝苑所推而長卿之學成由於東
受七經子雲作法言比論語作太元比易後儒頗
譏之然其研經之功實有心得大醇之目昌黎非
謬言也眉山三蘇文各名家而老泉則六經皆有
論矣東坡則有易傳書傳潁濱則有詩傳雖其文
各稱其所見之大小所養之淺深要皆習於經而
有得焉斯所以義極乎性情而詞匠乎文理也我
朝經學昌明邁於前代蜀士之奮與鼓舞涵濡

聖澤者蒸蒸日上而制舉之文代聖人賢人以立言心之精微通乎詞氣尤足覘其所學臣與臣評悉心甄拔一以經爲根柢其支離鄙倍不衷於經者弗敢取錄以期言爲有物學爲有用用副我
皇上樂育化成之至意區區之忱尤願與多士共勉焉爾

補行辛卯

恩科江南武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一年歲在辛卯恭逢

聖壽五旬慶期

詔開

恩科以廣登進時因江南閩場被水兼有賑務欽奉

諭旨改期九月舉行文闈鄉試並改武闈於十二年三

月補行臣例典試事爰進江蘇學政臣汪守和安

徽學政臣鄂木順額錄送上下江武生及駐防江

寗京口之滿洲蒙古與試者共一千三百三十一

入會同江南提督臣王應鳳督同提調官臣葆謙

監試官臣周繼炘悉心考校先試馬箭地毬次試

步箭及弓刀石三項技勇次試內場照例默寫武

經百餘字分別雙好單好字號按照外場密記所

校弓馬人材汰劣拔優衡定甲乙如額取中張彬

等六十三人旗籍薩勒杭阿等八人恭刊試錄進

呈

御覽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臣惟聖神廣運必資乃文

乃武斯二者誠經緯世宙平盧品物之大端矣古

者澤宮選士之法不外射以觀德敦詩說禮未嘗

匪文武而畸其輕重也漢制設茂才孝廉而羽林
期門則選六郡良家子爲之其時寖已別途至武
舉設科則始於唐長安三年有馬射步射筩射翹
關負重馬槍身材之英由此出焉宋明以還遞有
增損然或先策畧後弓馬或由廷臣各舉所知或
由郡縣遣詣別爲一軍或設科數年始舉行一次
訓養無素而取具臨時雖語求才之效洪惟我
朝
家法相承保大定功首崇騎射校閱之法既備且精是以
武功之爍超越前代中林兔罝莫非腹心干城之

選翹材輩出悉本菁莪
樂育之遺如本年江南鄉試即有重赴鷹揚筵宴之通州
耆紳原任浙江溫州鎮總兵李景曾現蒙
恩旨賞加頭品頂帶
壽考作人之盛即此可徵臣 渥承
聖訓簡閱軍實練揀材良茲於武科之選尤再三審慎
期在得人通校各場以舍矢如破觀其志氣之安
和以舉重若輕觀其技力之純固以進退步伐觀
其器局之宏深整暇復於揭曉後進而教以尊
君親上繩己接人之道俾化其麤猛悍驁之偏而歸之

於有勇知方之域庶幾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兼資文武斯無難矣是則臣所望於諸生冀以仰

酬

高厚於萬一者爾

補行辛卯正科江南武鄉試錄序

道光十二年歲在壬辰三月　臣　謝階泰

命補行辛卯

恩科江南武鄉試其年十月復補行辛卯正科武鄉試

會同狼山鎮總兵官　臣　姜長齡率同外提調江寧

布政使　臣　趙盛奎內提調江安鹽巡道　臣　葆謙外

監試升任道員江寧府知府　臣　趙炳言等按期校

試進江蘇學政　臣　廖鴻荃安徽學政　臣　沈維鐈錄

送武生暨江南京口將軍巴琫阿京口副都統岱

林等所送八旗滿洲蒙古駐防馬甲共一千三百

二十人試以馬射步射地毬開弓舞刀掇石默寫
武經如額取中張永清及旗籍興魁等七十一人
恭繕試錄進呈
御覽臣寶司監臨主試事例得颺言簡端洪維
國家造士興賢文武並重而武科之設由鄉舉登會
試甚及第出身由花翎藍翎以宿衛
周廬者亦與文士之發本天府玉堂出入金馬門無
異積伐累資而上咸得預奔走禦侮以備將帥之
選可謂盛矣其在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兎罝武人中林僻地要而

用之則皆干城之選且進而膺腹心之任而況於
壽考作人之化其以備廓紘恢綱之用者尤非邦邑之
材所可同日語哉顧武備苟已具可百年不試不
可一日不厲唐臣陸贄有言人之拳勇股肱之力
好之則出獎之則崇又云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
以發其技能臣　於今春閱試時見諸生技藝多優
比至秋試而技益進馬步地毬十三矢全中勁弓
十二力全開且有挾雙弓而並開者取中之外美
不勝收所謂業精於勤技精於練者斯爲得之我
皇上前年出師平定西域本年復剿辦楚粵猺匪皆肅

將

天討迅奏膚功靡一弦一矢之遺奮十盪十決之氣狠

弧下指絶塞旋通虎旅長驅重巖失險

紹

顯謨於

列祖誕大誥於多方海鏡澄風山氛洗雨良由師出以律

勇且知方訓練講求之有素也多士濟勵

至教獲預賢科敢不倍殷精進練迹校名卽甲胄以求

忠信因干櫓而敦禮義期毋負

朝廷設科取士文武兼資之意而臣區區爲

國儲材之微悃亦藉以稍酬萬一云爾

甲午科江南武鄉試錄序

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冬十月各直省舉行武闈

鄉試江南則例應總督典事 臣 方駐浦防汛兼閱

河漕營伍卽於

奏報安瀾後馳返省垣進江蘇學政 臣 廖鴻荃安徽

學政 臣 沈維鐈錄送上下江武生及駐防江甯京

口之滿洲蒙古武生馬甲與試者共一千三百七

十七人督同提調鹽巡道 臣 積拉明阿監試江安

糧道 臣 唐鑑矢公矢慎悉心考校頭場馬射後接

試地毬次場步射後接試弓刀石三項技勇其合

式者入內場默寫武經合乙之外場密記雙單好號
衡定甲乙如額選中民籍秦臻等七十二人旗籍
蜚林佈等八人恭刊試錄進呈
御覽臣　伏惟洪範八政八曰師周官三物一爲射經國
之道文武兼資我
國家興賢育才登崇俊乂舉凡疏附先後奔奏禦侮
之材莫不濟濟烝烝爲楨爲幹所以扶醲化而翼
昇平者至詳且備
皇上握符闡珍令嚴訓武伏讀道光十二年十一月欽
奉

上諭有云武科為掄才大典嗣後各直省考試武場當認真挑取練習挽強之技為國求才用備干城之選

又奉

諭云直省考試武場總以挽強命中為主弓刀石自當並重嗣後各直省武場考試務以弓力強弱分別去取弓力既能挽強技勇又復優嫻自稱上選如此認真校閱庶可拔真才而杜倖進等因欽此捧誦之下敢不倍增謹凜此次考試 臣 於馬步十三矢多取全紅弓刀石三項多取頭號而尤於硬弓拔取出號以觀其真實力量不僅以頭號十二力即拘為

定格其向例入力亦為合式者則絕不入選前歲

壬辰 臣 兩主武試其時挽强命中之技冬已勝春

今則更加精進江南夙稱文弱之區而能開出號

弓者竟不止徐淮鳳潁諸郡洵乎風會轉移不盡

關地氣也抑 臣 更有進者中林野人兎罝武夫教

養之有法則赳桓皆腹心之選否則如狼如羊亟

戒亦深故必勇且知方然後能劑其血氣之强而

進之於尊尊親親長長之域於以入衛

禁廷出膺專閫荅

聖天子作育之恩而副干城之厚望者端在於是 臣 於

揭曉日既以勖誠新舉諸生因敬本此意聊言僭

端用示風氣之準云

乙未

恩科江南武鄉試錄序

欽惟

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歲在乙未恭逢

聖母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

皇太后六旬萬萬壽特開文武

恩科以光孝治十月舉行武科鄉試江南例應臣謝典司

試事爰進江蘇學政臣龔守正安徽學政臣沈維

鐈錄送上下江武生及駐防江甯京口之滿洲蒙

古武生馬甲與試者共一千四百三十七人臣謹

與江南提督臣段琨率同外提調江寧布政使臣楊竇內提調江南鹽巡道臣積拉明阿監試江安糧道臣唐鑑等校試外場馬步毬射弓刀石技勇密記雙單好字號合式者入內場默寫武經加額取中民籍唐爾晃等六十三人旗籍薩勒洪額等八人恭繕試錄進呈

御覽臣伏惟庠序之設取諸養與射從古帝王澤宮選士無非原本忠孝以養以教於以安上全下攬英傑而收干城腹心之效其在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周禮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射取士之法尚求

有不文武兼資者也自漢舉茂才孝廉而期門羽
林以六郡良家子爲之文武之途漸分唐始置武
舉科沿宋至明其制益詳我
國家保大定功弓𢧐毅鞭騎射之精超越前古
皇上覲
光揚
烈
家法欽承戡平回𨍭掃蕩猺獠甄拔糾桓簡蒐勁鋭屢奉
上諭嚴挑强命中之選儲折衝禦侮之才海內魁奇碩
彥罔不思奮鷹揚奭充虎旅臣自壬辰補行辛卯

並舉正科歷甲午至今凡四主武闈翼相揚觶稟
聖訓以為去留弓則顏高之六鈞革則養由之七札既
畢登夫果毅更相易以止齊勉之以説禮敦詩進
之以尊
君親上庶他日入衛
禁廷出膺閫寄皆能紹風徽於婁帶表勳伐於旂常
以報
湛恩而宏
錫類之仁永永勿替焉

洞庭湖志序

洞庭海內巨浸也昔黃帝張樂於此本以山得名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間所謂辰沅漸潊澧酉澧資湘也九江中五入於沅與澧資湘瀦而爲四同注洞庭以會江若五口然故國策又謂之洞庭五渚也然皆後世所命名禹貢但謂之九江曰九江孔殷曰九江納錫大龜曰過九江至敷淺原曰過九江至東陵皆指荆州無及揚州者顧自秦漢以來九江之稱或移之江北移之淮南移之彭蠡祗以禹貢有九江無洞庭遂併九江之名而紊

之揚州之域俗儒耳食入主出奴至今猶聒聒欲志洞庭此其大者不容以無攷也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秦置而未言其地酈注謂秦始立九江郡治壽春此盡淮南郡治非九江也以壽春爲九江自元狩六年始其實壽春背淝負淮南濔霍與江絕不相涉不知武帝何由舍淮而以江爲稱竊謂九江立郡漢之誤沿於秦而其端則起於楚楚國都江陵曰郢中其後遷徙如鄢郢如鄀郢如陳郢皆以郢名史記考烈王二十二年東徙壽春命曰郢是仍施舊號於新邑也洞庭九江爲附近國都

之藪郢徙而九江亦隨以徙如東晉渡江而南兗
南徐諸州亦因之僑置也然則其地安在曰洞庭
九江在故郢之南二三百里間則僑置亦當在壽
春稍南如今六安州境史記九江王英布都六即
其地已余持此論惟萬子彈峯深然之以為前人
所未及萬子博學多通箟蒐獨造往時需次都門
適余案上有洞庭湖志稾乃前長沙太守沈君廷
瑛屬余訂定者余方巡城鮮暇因轉以屬之俾竟
其事越十年而以志成告蓋是志為華容拔貢綦
世基所撰湘潭夏學博大觀增輯以遺沈太守萬

子又增之訂譌補缺倍於前書其用力勤矣余無
庸多及而惟以洞庭卽九江之說質之冀達於古
今者採正焉

京師悅生堂續簿序

京師朝陽門外悅生堂一所起於嘉慶十九年夏森闓給諫倡其議同時諸君子翕然一心解囊捐助五年於茲每歲冬春收養老病殘疾百餘人衣之食之宇以庇之俾旦夕就殍者得以出溝壑而躋於有生之域是誠可悅也已顧建堂之初肩其事者僅二十人人各五十金用其半而息其半贏子緡母期之十年以爲程既而聞其事者多願捐貲以成其美且有從數千里外寄貲而來者人既數倍於前所捐之貲不復限以數月於是所入漸

多所衣食亦愈衆積存之項至今歲而將及三千
金矣堂事可卜其必成其本末不可以無紀今夏
余將備兵川東臨發乃與閤學吳美存先生手錄
各簿付之剞劂其規程有隨時損益者香重加訂正
仍以原引並記刻之卷首示創始之難也捐貲諸
姓氏官階悉行登載不忘好善者之嫩也雖諸君
子各行所安初無名之見者存焉而微文以垂之
久遠激勸所在則又烏可少耶昔賢有言無得一
分心即收得一分益又曰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
有所濟斯堂雖一閭乎行之有常有基勿壞抑亦

無窮貨也擴而充之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渝城體仁堂新刻總簿序

歲己卯十二月余甫至渝巡歷城河上下將擇斯民所緩急利害者而革興之比至江北之打魚灣見有堂巍然而高額曰體仁詢之則紳士撈瘞浮尸之所也堂內殘碑林立就其文義尚存者讀之始知其建自乾隆四年邑紳龍爾耆韓帝簡陳志安李常菴張紹虞等十一人實首其議其重修則馬軼凡與張唐汪韓諸紳耆之所為而觀察筠亭嚴公豫堂石公實督之者也其堂中條議有舟以撈有棺以瘞有山以坎其費之入有田有土有房

舍以植其基有捐募以補其不足其司事之人公舉輪值周而復始盡其意美而法亦良故行之已八九十年而無弊周覽之下爲嘉歎者久之夫渝居七省之衝凡蜀中各水如濛沫之會於嘉定馬湖金沙之會於敘州沱維之會於瀘州嘉陵渠之會於合州皆至重慶而匯其總波洄瀾洑澎湃洶湧自酈道元注水經已言其結舫而居夏水增盛顛沒無算是陽侯之肆虐舊矣而拯溺之法未聞斯堂之建迺能舉古人所未能者而彌綸之其亦賢矣惜乎渝石易泐別風淮雨久之將盡歸剝

落因語以宜付諸梓可垂久兼可行遠也堂中諸
紳士以爲然棐衡而以序爲請適余奉
命陳臬山西恩恩識數語以弁諸云毋以善小而不爲
斯舉也伯禹已溺之懷豈有异焉是在擴而充之
者

渝城養濟院捐册序

曲禮之記王制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至於孤獨鰥寡皆有常餼是知古人納溝念切其人有可食之器則因其能以爲養所謂不費之惠也其人無可食之器則推其食以爲食所謂容保之惠也二者皆有賴於上之經營布置而於天民之窮者爲尤亟故不但日有餼而餼必有常則不時養濟之所其不容以無措可知也我

皇上紹登大寶

恩詔覃敷卽以各州縣養濟院爲諄諄仰見

聖人之心不忍一物不得其所傳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無告其此意也夫渝城為川省第一衝要五方之民總總而來人稠則無告者亦衆故養濟之院修理尤不容緩太守花公縣令仇君與余同處一載每見請以地方要務咸慨然有為而邑之紳民亦能踴躍趨公捐貲成美若惟恐其後者是誠可嘉也余嘗斯院之有成而養濟之惠可及於無窮也故樂為之序且以為好義之士勸

渝城育嬰堂捐册序

鰥寡孤獨謂之無告無告者非不能告者也告之而不見恤於人故謂之無告若夫呱呱而泣欲言不能則路棄之嬰兒是已於嬰兒而棄之是不能告之無告視告而不見恤之無告爲尤慘也今歲之春余甫至渝周郭而巡見通逵門內有遺棄死嬰者不勝駭怛夫孺子甫生者也其與無告之民之濱於死者異矣濱於死者猶自死而望其生而甫生者反自生而速之死是誠何心哉雖饑寒窮困容或有出於不得已者而居民上其能恝而置

乎頑念此地廛居鱗比地大人衆雖有育嬰堂一區湫隘特甚且經費不敷有名無實方擬札致各屬與八省之民之客於斯者共襄厥事乃莅任未滿一載遽荷

聖恩擢任山西臬司悤悤就道殊悵此事之有志未逮也巴令仇君平日習聞余言深有同心臨發出捐册以示余謂紳耆踴躍從事業有成議披閱之下爲之欣然雖册中所載倘止巴縣一隅然四方好義之士雅不乏人當必有聞風而至者嘗事之成拭目竢之

皖城育嬰堂勸捐簿序

皖城育嬰堂之建剏始於前大中丞晉陵潘文敏公暨觀察都公淋公太守趙公擇基於康濟門外濱江之干爲舍若干有堂有垣有廚竈庫藏以及器用之需皆備旣而中丞納公觀察台公太守謝公等又爲之經紀而輔益之七十年來相沿不廢制蔡善巳余以辛巳之冬奉命旬宣來莅茲土將擇吾民之利害欣戚者而次第布之顧以特旨清查虧欠綜核勾稽日無暇晷頃閱公牘始悉斯

堂之經費亦久虛矣因亟往視之則呱呱盈庭而乳者且日皆而無所得食也大抵生齒日繁從前歲收遺嬰不過百數十近則增至三百有餘而租息所出不敷數月之用主者卒張以空拳踣踞退避是以向議舉十二人司其事今惟某學博一人向在亦求退不得者屢矣噫孺子匍匐入井行路之人爲之怵心况此數百煢煢者之啼飢待哺而不爲之所耶爰謀諸府縣諸君僉云惟有捐貲置産可以經久因劃俸爲之倡俾諸君成之紳耆士商有好義者各以意輸於以仰體

國家保赤之仁而縣潘趙諸公善始圖終之令緒於
勿墜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諸君子胞與爲懷
其勿以煦煦之仁目之則幸甚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六目錄

文集　序

洪氏易通序

昔仲尼以六藝垂敎而易不列於雅言門弟子無傳焉非無傳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其傳盡於是矣又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傳盡於是矣夫卦之體八而已伏羲十言之敎乃加消息無消息則無變化而易之用不行是故易之道變化之謂也變化者剛柔相推之謂也左氏之占筮焦氏之爻辰京氏之宗

翔遊魂荀氏之升降上下虞氏之旁通反對皆是道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說易遁於元虛漢經師相承之遺法僅見於唐資州李鼎祚集解而不列學官至明儒來知德始以錯綜爲說而其端稍啟

國朝西河毛氏因有悟於剛柔相推之一言求之內外往來而其義大著但聚卦子母等名論者猶以不經少之嗣是惠定宇之周易述兼採九家張皋文之虞氏義尚主仲翔漢易之復興蓋無有盛於今日者然如帝乙高宗性命德行百姓等象一字一卦支離破碎反不若舊說之爲愈矣黔中洪定

山先生早入承明出典大郡淡於榮利旋賦遂初學易數十年韋編之好老而彌篤所著易通薈萃各家宗主推易其說由乾坤生十辟卦由十辟卦推生以成六十四卦條理秩然而於彖傳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無不脗合其後世一切附贅駢枝之說則悉不敢以汨四聖之經旨也余於易無所得竊以漢人言象數宋人言義理不可偏廢無義理則象數爲誕離象數則義理爲虛二者交譏夫說經期經明而已士有以是爲門戶域於其中

齗齗相攻伐爲不可解也先生是書庶乎免矣

許氏易確序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其微言奧旨求易鏡也而孔子於乾獨曰確然示人易矣亦似易之義可於乾見之即可於乾該之乃後世之論易者何其紛紜誕漫而不可紀也田何以下如孟喜之卦氣京房之納甲以及東漢諸儒所述爻辰消息升降旁通卒汨於小數遞降至宋之陳邵始創爲先天圖橫斜曲直排比整齊幾類道家之符籙而易之道愈雜而愈棼夫大易首乾乾之初一畫耳一者何元也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普貞者元之終是故元

爲善長而統天一與一爲二而成坤坤亦乾也坤之元亦乾之元也故乾元曰統天坤元曰承天然而聖人於此有憂焉憂夫一分爲二陽之數奇陰之數耦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天不能有陽而無陰世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陰陽齊等君子小人勢均則將迭爲消長其究陽與君子之數且不能以相敵故作易而歸其用於乾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而其用九則曰見羣龍无首吉蓋有首則有尾有首尾則有開有開則有治有亂而乾之體將有時而毁无首者終始循環陰復生陽治以繼治人

之見之但見爲羣龍而已而固莫得其斷續之迹也於是焉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皆乾之爲而羣陰包於其內斯之謂以陽治陰而陰受治於陽以君子治小人而小人受治於君子天下之治以此是故易之爲書自天道以之人事無非乾也天以是成其於穆不已聖人以是成其至誠無息伏羲之畫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贊豈有異旨哉余嘗取乾之一卦反復尋繹而聖人作易之意宛若可見今觀許君易確何先得我心也君通筭術以易出於九宫子則謂易始乾元元即一畫一積

爲三而乾以成三其三爲九九宫亦出乾元與君
小異至君謂易止帝出乎震一圖河洛非二則懸
之日月而不刋矣君名桂林號月南海州人嘉慶
丙子舉於鄉生平著述甚富余來撫吳時君已前
卒不及見而君之兄前山東平陰令喬林亦以經
學聞於時近日說經之士如君兄弟之實有所得
者蓋鮮門人將盡刋君之遺書又請祀君於鄉則
其生平進德修業以孜孜自强不息者亦可想云

丙翁易學序

義山王先生里之宿於學者也年已七十矣攜其所註易示余俾序之蓋先生之言易以象為主闡發義理證以人事務使四聖之心源一氣相承其學原本宋儒而不取先天之别傳亦不取圖書之雜說以為數起河洛聖人則之亦第則其一二三四五六之數於圖書無與也象所言東西南北七日八月之類皆無及先天八卦者說卦所言天地山澤皆大易參伍錯綜之理本無先天名目既無先天則後天之名可不立且文王演易即演伏羲

之易非變更其制以示異也卽如長女中女重爲
家人此羲易也文王卽以利女貞發明之孔子遂
推及於父子兄弟先甲後甲文王易也周公卽以
父子發明之孔子卽以終則有始釋之凡斯之類
聖人之情先後一揆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
半矣至於卦必有主如乾之元亨利貞非九五不
足以當也故彖傳結以首出庶物推之坤主六二
非牝馬不足以言貞屯主初九非動不足以亨屯
與夫蒙主九二需主九五訟必有對皆可於彖辭
消息之惟卦變一說在伏羲畫卦時初無此意而

既畫之際其情狀亦自然呈露故損益兩卦遂以
卦變取名而彖傳之往來上下即其證也學者苟
即彖與傳而深思之而後知朱子經文之旁自有
註解其說不誣也蓋先生自言其意如此以視吳
沆之易璇璣安溪李氏之周易觀彖其用彖則一
而先生之論尤顯易可尋矣先生名文淵字坦夫
晚更號困翁老於明經家貧少藏書所著述多從
苦思獨索以得之往往發前人所未發嘗解易至
賁其須撚髭再四忽悟曰人之一身自無而有者
惟須則然然須雖生於有生之後而其本已伏於

有生之初此所以為賁之飾也又解剝卦曰他卦
言載皆取象於車剝何以言牀伏枕思之至半夜
躍然起曰得之矣剝復之際亥子之交也朝夕所
載非牀而何其解乾卦利貞不分晰為二謂彖傳
如此而以文言四德為贊易之辭另自一義與本
經不相比附故移乾坤文言於繫辭後以復費鄭
之舊更廣王輔嗣例取乾卦彖傳列爻象前與諸
卦一例明其所釋者彖而釋彖者實如孔子之傳
也凡彖曰象曰為後人所加者不使混於四聖之
文皆刪去之而空格以示區別其用力可謂勤矣

余於易溝瞀無所知重違先生命因詮次其意還
以質之先生焉

易揲序

華容萬子彈峯學易三十年成易揲一書余閲之而歎萬子治易之精也其書首圖說若干䌷河洛之祕而㳂之引伸觸類畢天下之能事次經說逐卦逐爻挈提要義次通說則綜括全易而曲暢旁通焉次附說辨析諸儒之同異終以例說十三篇而易之正變經緯盡矣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隨舉一端而皆可以相附故不特三才之大莫越範圍即下至醫巫風角靑烏者流亦莫不各得其似充滿包括此易之所以爲周也圖書之說闡自宋

儒後人或疑其出於方士從而攻之者衆矣竊謂繫辭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所謂象者卽圖之類也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謂法龜文也自周逮漢諸儒相傳之緒如此安得謂圖書無與於易耶萬子以爲聖人雖不因圖書畫卦而天生神物實畫卦之應驗故推廣之以盡其用意在借圖以明易非援易以明圖也其議論皆有根據於先儒所引而未發者言之鑿鑿余尤喜其論孟子善學易與孔子時中之易爲能達程朱之蘊也顧其書以掛名而不

蓋主於揖余頗疑之萬子曰易首乾坤演而爲六十四卦者自震之一畫始震足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生而足應必於揖乎始之夫易以天道惕人事者也淳故以揖致愼終于始之義焉余因思聖門傳道首推顏曾顏子言復曾子言艮但舉一卦而易之全體在其中矣然則萬子之名揖也夫奚疑

周易實義序

昔夫子定六經以絜靜精微為易教至於韋編之絕猶待學於假年蓋若斯其難也自商瞿子本傳之以至田何其流遂廣漢藝文志易十三家隋經籍志易說六十九部皆多於詩書之數唐宋以來愈益加多豈聖人之所難反為後人之所易耶蓋易之為書本騰天窮淵而莫可究詰人之說易者亦與為騰天窮淵而莫可究詰其相尋於虛也久矣夫天下有一物卽有一象有一象卽有一理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吉凶悔吝絲毫不容假借

伏羲之畫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傳無非教人即實象以求實理而已後儒昧此舍其實而課之於虛若京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虞氏之納甲探極幽微要皆易中之卮言臆說耳而豈聖人立卦繫辭之本意哉秀水唐孝廉机與余交有年其人肫然古質老於公車數十載既卒之後其孤刻其用易實義六卷以書來乞序曰先子學易三十年精力悉殫於是思得公一言以爲重庶不致湮沒無傳焉余取而讀之字櫛句比所以爲後學啟其塗徑正其步趨者甚至談名理而不入於元渺

述象數而不失之支離金柅莧陸則特取說文兩儀四象則定從大衍主善爲師一空門戶洵不負實義之稱可謂深明作易之本者矣其中偶有一二新義要皆由深討力索而得如坤六二爻辭君以直方爲句與霜章囊裳黃爲韻蓋取惠氏之說又以大不習爲句亦猶豫九四之言大有得按諸象傳雖以直方釋六二而未嘗加大於不習之上似古讀與今無異大畜豶豕之牙君取鄭氏改牙讀如互然古韻麻魚相通互上兩爻牙衙爲韻與詩祈父牙居韻一例似非誤文君今已矣惜不得

一與商推及此雖然易無達義聚訟彌多荀虞王

鄭各有別解義苟可通無妨並立君之書富矣義

備矣而余之所欲獻疑者止此益以見君之於易

無義不實雖一字一讀而其學不苟有如是也

毛詩禮徵序

六經之道同歸而卜氏言詩通於禮後明其互相爲用也迨後齊魯韓三家並立毛氏後出獨存康成作箋雖時不用毛義要亦不離其宗惟鄭深於禮每以禮說詩蓋漢人專門傳授恒詳於制度名物畧於義理不獨詩爲然而學者卽可因是以求三代經曲之迹與聖作明述相遇於一堂猶旦暮也後世高談性命逃之於空虛議論日多而無當於實用學術之所以不能如古蓋在是矣涇川包孝廉世榮之說詩也但取詩之涉於禮者疏通而

證明之其於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教夫人
所能道者不屑屑焉其分門別類大端倣陳祥道
禮書及秦氏五禮通攷閎綱細目不必盡具而以
資小學廣多識猶之五都肆也夫議禮之家紛如
聚訟後生讀之往往不能終卷君乃條舉件繫如
肉貫串可不謂樸學者歟書刻於君沒之後君從
兄世臣惜君年不永他所著未就惟此書已有定
本亟鋟以傳之於世而君嘗與友人箋謂此書殊
不足發明鄭氏但徵舊文供制舉家摭拾而已夏
甘苦自道之言以視世之轉相剽賊詡詡然自命

者遊而居之不疑者其相去奚啻霄壤哉觀此書

者既服其該通之學又以見其不自足之心也

孟子章句考年序

孟子七篇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發明其義
昭若日星迨嘉定初天台陳壽老著孟子紀蒙十
四卷厥後元之蘭谿金華明之河津餘干咸有闡
解以羽翼其間惟自趙氏迄今攷孟子事蹟者舛
錯紛紜迄匙定說夫賢者於古今名德碩人之事
蹟猶將萃諸簡編按年詳考正其舛訛以爲表式
况傳道之功不在禹下之亞聖孟子吾儕終身誦
習其書心維身體而不足者其事蹟歲月曷可不
博考是正以補先儒之未備也史記孟子列傳不

書其生卒歲月余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小司馬索隱留青日札聽雨紀譚諸書俱謂孟子生在定王時蓋皆本孟氏譜之說而沿其誤耳不知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無三十七年若云二十七年之訛則是年己亥至赧王十六年壬戌計八十四矣安得至二十六年虖今距孟子卒二千一百三十餘年矣邠卿之注已無全文孫奭之疏又係僞託近代作者如劉蓉楚望譜山鳳石百詩寅谷均有纂述咸稱該博然其間辨論孔

多爬梳尚少舛訛失攷者雖閻氏之博綜羣典亦所不免如潛邱劄記云集註所載陳氏乃陳耆卿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耆卿後於朱子恐無由取其說也諸家仍誤未易臚陳非學博而深思者𣢾能薈羣籍而折其衷無爲蔣子存齋著孟子章句考年一編來乞弁言余觀其書紀年書事博采羣言古事昭晳癥結具通考定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初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其言差爲可據他如據孟子外書而知孟子師於孔子之四世子上歷攷其年以證趙氏諸家孟

子親受業子思之説殊不合以孟子生於魯之陬邑而遷於改邾爲鄒之鄒國具有卓識又余觀孟氏譜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子謂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云公孫子内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王圻稗史亦采之今据孟子外書以證仲子非孟子之子益足徵考亭朱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從弟攷核之當皆學人所不可不知者余故樂爲之序云爾

淮南子天文訓補注序

漢淮南王安招集八公大小山之徒作書二十一篇統名曰鴻烈解爲之注者有許愼高誘兩家今許注已佚惟高注存然亦非其舊間有許注錯雜其中天文訓者特鴻烈之一篇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注或未能悉得其義例蓋疇人之學非宿學世業不能通其奧也乾隆中嘉定錢進士塘特取而爲之補注以淮南所用爲顓頊厯信而有徵以八風配奇門亦足訂術家休生相次之謬惟本書所言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今卽

不用其說豈天事微渺其名以命之數以紀之者皆出於人之所爲可隨時而轉易乎又太陰在四仲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歲星行二宿四鉤之義高注詳之三宿二宿高氏無注蓋本書後文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牛即二宿也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即三宿也錢氏引左傳婺女元枵之維首以元枵次有三宿則大梁鶉火大火亦必三宿其餘八次僅得二宿可知輾轉相證似忘本書之已自注於後然淮南亦第就漢時十二宮次舍言之

揆之於今多有不合蓋恒星東移約七十年而差一度則亦未可膠柱而鼓瑟矣是書向無刻本適門人淡君春臺作宰嘉定因屬令表章之淡君因與毛上舍嶽生顧孝廉某以莊本校字句之同異而付之梓錢氏爲竹汀先生猶子好學深思喜著書卽此卷單行可以見其一斑識者無徙以陰陽五行家目之也

重差圖說序

魏劉徽作重差具勾股之體著測量之用其自序云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輒造重差綴於勾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是其書本名重差後人以第一問望海島遂名之爲海島祘經云差者何勾差股差也重差者何以小勾股差爲大勾股差之率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勾股則以重差爲率其設問有九一曰望海島二曰望松生山上三曰南望方邑四曰望深谷五曰登山望樓

六曰東南望波口七曰望清淵白石八曰登樓望
津九曰登山臨邑其術由疏而密始用今有繼用
重今有其義由淺而深始以表高爲率繼以入表
爲率繼且以前去表減景差爲率登山臨邑一問
具三望四望之義故著於篇終由此推之凡天之
高地之廣星辰之遠江海之深敵營之遐邇師旅
之多寡皆可以測量知之其詳見於秦九韶數學
九章朱世傑四元玉鑑重差之義該矣哉考隋志
唐志皆有重差圖一卷今已不傳吳門沈踢候欽
裴惆古書之亡纘先民之緒索隱鉤深補圖立說

繪勾股於寸紙從横截之令同股者不同勾爰有勾差令同勾者不同股爰有股差而差之中又有差焉小差大差雖轉相求舉凡高者深者遠者無不可得泂然見勾股具測量之體測量著勾股之用可知明體達用之學備於六藝中九數爲六藝之一而勾股又九數之一也弱侯既校定數學九章又爲四元玉鑑撰細草余嘉其好古深思而有得也因爲序之

胡學山韻學序

合氣爲音見於鴻烈形氣相乘而成聲見於化書形有肥瘠强弱氣有剛柔淸濁世殊今古地歧南朔重脣輕脣正齒半齒而孰爲之綜攝於是等韻之書以出溯自魚山四十二契別爲三千餘聲至僧宗彥而衍爲六千其備九州之音乎舌居中爲宮開張爲商舌縮卻爲角舌拄齒爲徵撮口爲羽五音而析爲七再析爲九此顯而有徵者也然玉篇以影曉匣喻屬宮而韻會屬羽玉篇以幫滂非敷屬羽而韻會屬宮司馬文正以半商徵半徵商

爲來日陳彭年以迦佉屬牙綱各屬喉沈氏筆談以宮商角徵羽當脣舌牙齒喉而近世毛先舒七聲類例則於五音中不用舌齒豈非等韻之學專憑脣吻各以方音爲是故不能盡畫一乎然等韻昉於西域三十六字母其從陳晉翁刪爲三十二李如真刪爲二十二蘭廷秀又刪爲二十後世奉爲反切之宗有音和有類隔有通廣有就形又有開合二十四攝有內外八轉彼非此是格閡糾紛要未有如我

朝清文鑑十二字頭之窮微析奧者也夫古韻之學

形聲殊部主於詁經今韻之學竊參天人長於道用吾鄉講求古韻者向罕其人而今韻之學則有瀏陽胡學山先生光北聲音蠡測一書辨陰陽五聲析爲八音究五方之殊言例反切之捷徑其於國書合聲相切綴讀急讀之旨尤有神解往者襄平都秋雅著黃鍾通韻四庫書目稱之先生覃精積思行且由音韻而窮律呂以溯聲氣之元窺禮樂之奧焉不徒爲雕蟲之士講淸濁辨聲病而已也道余自江南奉命閱伍江右乞假歸里道出長沙先生以其書寄余且

求序余方馳驅道路悤悤未有以應也旣而返署
則先生已赴道山矣生平行誼耿介年且八十猶
孜孜好學不倦以明經終見其宗人竹塘明府所
爲誌甚詳因亟敘之以爲吾鄉志學者勸先生別
有詩韻循音余瞰其義例不可得則亦不敢妄參
末議云

聲韻辨譌序

兩漢而後書契遞興篆籀既遂隸楷斯起歷稽古今字書如說文玉篇類篇偏旁之書所以正其畫廣韻集韻韻會反切之書所以辨其音爾雅方言釋名訓詁之書所以釋其義三者相輔而行不能偏廢說者謂古有宮商角徵羽而無平上去入沈休文創用四聲當時人已疑之古韻失傳音義遂淆其說固然然六經諸子具在區分界別實自較然大抵不外因形以求聲因聲以求義而毫釐之間可以燭千里之謬矣夏君以稽古之餘爲辨譌

之編句梳字櫛率出於目耕膂以手錄雖囊括尙
未富然非剽竊緣飾者比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
學保氏敎以六書漢興有尉律學僮年十七試諷
書九千字以上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學
並課最以爲尙書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之是考文之事列於三重而於蒙養尤先也職訓
課者即是編而益精之是亦藝海導迷之筏文獻
大章之車也乎

紀元通考序

易言結繩易爲書契百官以治謂文書也萬民以察謂契劵也其時有甲子無年號國君之年以元二紀人心尙質未開滋僞也觀泰二世登泰山立碑謂金石刻辭先帝所製而不稱始皇帝疑於後嗣之爲丞相斯等因請刻詔書以示別自蓋已患紀載之無辨矣高帝初以漢紀年閱世則窮於是有中元下元之制可見世風日下欺詐漸起年號之興亦時勢所至不得不然顧漢武建元實緣符瑞而起歷代沿之屢有更改仍多未便自明以前

在位久而年號不更者漢明宋文唐高祖太宗憲宗金世宗元世祖數君而已夫年號之紀義取正大若乃運類走軍成頁入戈昌有二日之象正止一年之期穿鑿忌諱原可不必然或漫無檢核而取前代之號以紀年有同至三四次五六次不已者如漢武帝哀帝之太初晉惠帝元帝之建武唐高宗肅宗之上元元世祖順帝之至元則近在一代更爲不倫餘或號同僭竊號同外夷甚至同於盜賊如永樂爲方臘之號天啟爲元法僧之號難免有識者譏而晉康帝之建元同於劉聰恭帝之

元熙同於劉淵海西公之太和同於石勒希䟦寇仇尤爲不可解者此宋太祖所以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秀水葉子維庚著紀元通考一書凡古今正閏各主下逮外國至於僭賊皆蒐而輯之經以年表緯以編韻辨前後之異同證古今之得失又得武進李申耆先生爲之商搉以視封演之古今年號錄宋庠之紀元通譜楊億之歴代紀年賦益詳且密矣昔孔子作春秋首重書元之義孟子言知人必先論世然則葉子是書之成其爲用豈小也哉

蛾術編序

嘉定多篤學之士乾隆中錢竹汀少詹與王西莊光祿兩先生齊名竹汀先生學博務篤實其書凡二百七十餘卷行於世余撫皖時其孫師康爲致官復出聲類四卷余以授遊徽士紹祖校刊之西莊先生務淹貫所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搉已有刻本又有蛾術編九十五卷馮子齡孝廉持以示余余公暇偶一披覽經十數日始竟網羅繁富六藝百氏旁推交通多所發明其言經義主鄭康成文字主許叔重宗尚既正凡鄉塾虛造汗漫不根

之談攻瑕傾堅不遺餘力夫無師之學昔人所譏是以漢人傳授皆有專門尊奉本師罔敢弃家法異同之論致煩天子親臨白虎觀稱制剖決後儒作疏亦墨守傳注惟恐踰越苟有歧趨胥加駁難自世流少見多怪中實空枵徒恃私智妄生荆棘或偶逢半解如獲珠船而此遂彼窒失諸目睫輕欲淩蔑故訓高自標置終隳昏蒙人復摘其後嗚呼是丹非素伊昔而然然則所斥過嚴固不足爲先生病也先生没後家日落同邑學者閔是書之散落將醵金付刻因爲序其端曰蛾術編者先生

自謂積三十年之功始克就正戴記時術之愉其
功乃復存大垤者也緻學之士倘覯此而知所積
以求其過哉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一名四八目其書每條末皆載所見原書出處自北齊陽休之編錄後至明何文簡孟春始爲之注按靖節此錄雖係僞作究爲北齊以前人所依託其中甄述兩漢及東西晉書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晉史也如三輔決錄張璠記謝承書之類今全書雖佚猶散見於羣籍以南北六朝及唐初諸子書並李善文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徐氏初學記歐陽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攷之大半符合何注所採僅

依據正史頗多疎漏如韋文高爲韋豹之父錄中所引文高三子見京兆舊事攷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浚京兆舊事凡見御覽十七條節文高亦見御覽文節謂不知豈偶未深考耶又下卷八俊內有趙典范書黨錮傳云惟典名見而已考典范書本有專傳又別見郭泰皇甫規傳安得云惟以名見自相矛盾邪諸名見者見於八俊也其實典傳亦並未及錮黨事顧亭林亦不得其解乃謂有兩趙典是未攷華陽國志及三君八俊錄也而文簡直以典事僅見黨錮及辤輔錄是並未

全檢范書矣豈知典事見於謝承司馬彪書及常
璩志書籍所載固有不勝錄乎如此之類均考其
同異正其得失較何注有增不揣固陋謹附所見
如此以質之博雅

蘇魏公談訓序

魏公談訓一卷宋朝請大夫蘇象先錄其祖魏公頌之遺訓也象先爲魏公長孫自少侍魏公凡朝章國故家世僚友仕宦出處吏治文章以及日用瑣屑得諸退食之訓者晉捃爲編訖始元祐丙寅時魏公方爲吏部尚書所記祇百餘事成書在靖康元年續增二百餘事則魏公沒已一百餘年矣象先宋史無傳賴曆稽載籍子孫之追述祖父嘉言懿行爲一書者自孔子家語始後世若顔氏家訓鄴侯家傳錢氏私志范公偁過庭錄蘇欒城遺

言皆仿此爲之然闡揚其先或失之夸大反乖事實而是書所述魏公立朝本末證以宋史悉合無溢美之詞則象先之能服膺祖訓傳信於後可概見也今蘇州守蘇君蘊石爲魏公後裔偶得該訓鈔本於吳縣黃氏據其跋語又知壽松堂蔣氏有宋刻舊本取以校黃氏所校爲重雕以廣其傳求序於余余惟魏公文章政事卓卓具載宋史無事贅稱獨其世澤之長自許公顯於唐至宋而五世登科父子宰相逮蘊石又數百年猶簪纓弈弈豈非家法留遺能守之勿隳與蘊石之徇其訓不徒

表章先烈亦以明積累之所自來也傳曰德厚者
流光觀於家世一綺𢇁盧椰而𪐴王謝諄諄惟文
華輕薄是戒後之君子可以油然而興矣

文廟通考序

昔司馬遷作史記躋孔子於世家議之者曰遷知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聖人不待世家而尊也夫聖人誠不待世家而尊然遷固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尊聖人而無由而以是致其嚮往焉亦奚不可也夫聖道之大與德之隆其見於門弟子之記錄者固已備矣希聖人者由其日用動作容貌辭氣之間以進窺夫性與天道之本求諸論語孟子之書固已足矣而後世乃有祖庭廣記素王事紀年譜闕里志諸書之作將

毋伊川所謂玩物喪志者乎非也凡賢人君子家世之故出處之迹交遊之際足跡之所暫託手澤之所偶遺好古之士猶思廣引博徵而論之無已況聖人者無時或忘於天下人之心又不但如賢人君子而已則凡事有相附文有相涉其顯闡而樂道也更何如乎余嘗考孔子言行散見於他書者不可勝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固無足怪太史公紀五帝因擇其言尤雅者夫非羣言畢陳又惡從得其雅者擇之是故雖莊列之詭言緯書之夸說皆足爲識大識小之資不可廢也

又自漢以來褒崇之典歷代有加至於
本朝而極亦不可以無紀往時孔子五十九代孫繼
汾作闕里文獻考最稱詳贍然於聖蹟則比于吳
延陵季子之碑未收於後裔則史擊宏之難不載
於典禮則李瑞從祀風撤豆籩之異失採覽者猶
有憾焉涇川翟生漱芳乃以三十年讀書稽古之
力重加排比自諸子百家之書二十二代之史天
下郡國學宮之記莫不兼綜條貫都爲一編凡一
百三十卷其但以爲洙泗之說林乎蓋亦將是致
其嚮往也云爾夫世儒目不睹天地之全識未窺

古今之賾果於執理長於用疑其視聖人自一二
微言心法外槪棄弗道則於翟生此書不以爲危
言曼衍者幾希然而聖道之大與德之隆非上智
無從窺也常人所嚮往者有時或在於粗迹故司
馬氏世家至於今誦之不廢翟生此書旣自致其
嚮往而亦有以饜天下嚮往者之心也則吾且擬
司馬之書卜翟生之書傳世而行遠矣

蓉湖草堂贈言錄序

蓉湖贈言錄者見亭少司馬彙其太夫人身後誌傳哀誄之文也太夫人姓惲氏為陽湖望族其生也母氏有夢珠之祥因名之而字以珍浦曰蓉湖其老年所自號也太夫人幼慧通書史工繡能詩又學繪事於從姑冰得其族祖南田老人遺法隨父尉肥鄉時太常完顏公岱方宰是邑聞其賢淑後遂為其子泰安知府公求姻生三子皆以才官於

朝見亭其長也太夫人以慈孝稱於家以文翰聞於

海內又得其六世祖惲遜庵先生遺書闡心性之要與孫夏峯李二曲諸公相出入故能內淑性情外達治體誨其子發名成業爲時名臣他日
國史列女傳自當采之以輝彤管冠母儀而流映藝林者猶其餘事卽極時世揄揚之詞何能助潤圭璋增芳蘭蕙然則少司馬之惓惓哀輯流布於
誼何居焉爲人子而克承先志者難爲賢父母之子而克承其志尤難古今母賢母而子名臣無若吾家長沙桓公之母湛太夫人晉史母子各自立
傳明子之賢以母成母之賢則不必以子著以今

海內仰惲太夫人之賢則所以爲其子孫者難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記曰父母旣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况於父母之令名不待子貽而子之無忝者宜何加哉然則斯錄也其非徒表章顯揚之謂其卽書策不能讀桮棬不能飲之謂必使其身無忝於太夫人之子而後無忝於其爲臣讀其文繹其志當有憮然於移孝作忠之不易而泫然潸慨然興者已

蘇郡名賢像刻序

顧生湘舟輯吳郡名賢像凡五百七十人遠徵近取都爲一冊其用力勤矣大司寇桂舫韓公持以示余及梁茝鄰方伯陳芝楣觀察李葛峯太守僉謂宜刻石以垂久備勸勵焉適重修滄浪亭成因於其旁擇地爲祠吾師石琢堂先生選匠氏嵌諸壁已而顧生復鐫木爲圖人綴小傳系之以贊蓋不但垂之久並欲行之遠也昔文翁爲蜀守興教化特闢講堂石室圖畫古聖賢像於其中學者至今豔稱之嗣是如武梁刻像如會稽先賢像之類

皆無非以興起人之志氣使奮然有見賢思齊之意琴之文夢之日羹牆之見怳惚中蓋亦有象矣矧於衣冠面目顯有可憑者乎昔歐公作五代史自負有善善惡惡之旨而拜王彥章畫像爲之作記慮其歲久磨滅失眞亟工完理不敢有加彼宋梁距犬耳文忠以其一槍之勇能死義猶希慕之至如此然則一鄉之賢雖不必盡與古人律揆諸善善從長之意其必有合焉可知也抑此五百七十人者爲名宦爲鄉賢爲流寓標以吳郡一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以像爲斷其人賢而無像者不

與姑蘇顧小亭所輯者圖之云爾若謂有所去取於
其間則吾豈敢

重刻輿地紀勝碑記目序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又別有輿地碑記目四卷卽全書所採各路碑刻之目錄也其書之體例

欽定四庫提要論之備矣顧刊本罕見傳鈔日久譌誤滋多車明經秋舲持謙假得精校之本將以付梓問序於余余惟金石之書自歐陽文忠趙明誠以來代有搜錄蓋古人之蹟不可得而見矣獨賴碑刻有以存之故好古之士不惜攜璮椎齋糧糗手胼足胝躋幽縋險索之於蛟龍之窟探之於猿猱之

居凡有殘甎斷碣皆必得之而後快其麤者以爲
筆墨之娛其精者以爲考据之用然而近時所見
之刻有不如前明所見之完者矣前明所見之刻
又不如宋元所見之完矣而淋日炙苔蝕蘚封歷
歲愈多其傳愈少今歐趙錄中目存而碑亡者殆
十二三也然後人不得見其碑而見其目猶可卽
目以想其碑之髣髴則目之可寶也與碑同參之
是目得秋舲表彰之其以慰藝林想望之心而爲
學者多識之助功豈小哉秋舲邵陽人其祖大參
公始移居江寧今爲江寧人也好古多識即是福

足見其一斑云

課蒙孝友錄序

聖賢教人不外孝弟二者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其源發於秉彝之初而周於倫類著於身心以至旋乾斡坤彌綸萬象皆由此擴而充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非謂此外無事正以事物甚多惟在乎恃源而往也猶蚩蚩桐子安所從辨爲正路而由之世儒茫昧於古人教弟子之法全未理會但知課以誦讀其號爲老師宿學者亦不過摺摭訓詁汎濫詞章以爲弋釣科名之具於風俗人心之本毫無與也劉生是編於史傳所載孝弟事實採

其切於用者彙爲十二卷以資訓課俾童子幼而習之以感發其良知良能使涣然有所持循以馴致於義精仁熟之域竊謂可輔小學一書而爲蒙以養正之大端也見者當不以吾言爲謬

易學支流序

堪輿家言起於漢晉而極於唐宋之際青囊捉脈以還衆說雜陳趙汸序風水選擇所云得陶書者爲陶得郭書者爲郭得楊曾書者爲楊曾眞僞純駁莫辨淫巫瞽史徧天下者也顧堪輿之說雖繁總不出公劉相陰陽觀流泉二語山法水法備於此矣乃後世幽杳之談頗多託諸理氣相傳唐以前陰陽秘本皆藏於內府開元中閩喜邱延翰以天機心印進呈逮黃巢之亂掌靈臺事竇州楊筠松叔茂得其書流寓江西作疑龍撼龍三十六龍

等書其天玉經則專言理氣元空大卦八神三元九星等名目皆非世所習聞近日雲間蔣大鴻地理辨正出乃更迂其辭晦其旨謂楊公別有口授恠鬼輩因假爲護符人人自詭爲得鴻寶秘傳試其術者舍龍脈而講元空將使沮洳糞壤皆得指爲三元旺地數十年來所見人家移居遷葬受蔣盤之禍者指不勝屈夫陰陽家言所以爲宅葬也大易言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卽宅葬所由昉也聖人先天兆避安死利生固非貿貿然以取之故曰陰陽一道也道卽理也氣依理而立理載氣以行

既曰理氣豈有無理之氣哉吾門人陳子雪樓治經之暇乃以經術比附疏通證明爲天玉了義陽宅易簡二書以江東江西之卦爲即四正四隅以八神一二三分配干支以五黄加向爲仿說卦出震見離以左旋右旋爲本月令左个右个悉從來未發之覆蓁蕪至是而天玉始確然有義例可尋一切荒唐悠謬之說不攻自破矣陳子於諸經皆有論述尤好學易是書於易雖僅支流小數然因源竟委明白正當固吾儒即物窮理之一端非術數家所能階而企也余故樂爲序之庶幾利用前民之

一助云爾

歷朝史印序

印章之起蓋自周官掌節貨賄用璽節然掌之於官以通商旅之出入則猶今州縣之印非私印也私印之流傳於世者自漢始率冶金爲之與鐘鼎款識同其筆法未易窺見今雖人人言漢法而心知其意者絕少如皋黃君楚橋乃特以此事名嘗聚石四百餘方取古今作史諸人人篆一章命曰歷朝史印凡十卷嘉慶初大興朱文正公序而行之嗣是徧遊吳越江淮一時士大夫莫不思得君片石以爲重今年夏秋間爲余作數方古雅絕倫

筆筆中鋒三代法物如將見之夫一藝成名皆必有精力存乎其間其傳之久暫亦常視以爲率秋之於弈宜僚之於丸扁之於輪彼蓋有動乎天機而不自知者至形之於言筆之於書皆糟粕也楚橋得名三十餘年今老矣技而益進乎道其視向之所著吾惡知其不以爲糟粕耶雖然上自周初下逮明季有良史數十百人一開卷而如晤焉夫以印爲印業此者之所知也雖良史數十百人於胸中以爲印則非業此者之所知也楚橋之胸有此數十百人與之往還噫此其所以能爲楚橋之

印也歟

東皐印人傳序

雉皐黄子楚橋以篆刻之學得名其所著歷代史印余旣序之矣茲復以印人傳爲請印人者國朝初周櫟園氏取同時工於摹印諸家排纂比次人系以傳楚橋踵其名而爲之者也其所錄不越雉皐自黄濟叔至范翟田十三人爲上卷皆雉產也自邵潛夫至李瞻雲十五人爲下卷則寓於雉者也各綜其生平崖略於前而以所存遺刻摹勒於後俾覽者有以髣髴其筆法而如見其人蓋楚橋之留心斯事如此宜其技有獨精矣

國朝二百年來摹印名家者可以指數而大半皆得之雅皋豈非古法之所流傳同人之所攻錯亦如宋斤爵削業同善於所聚也哉抑余聞許實夫姜自芸諸君子或以氣節著或以文章名不僅以印傳也印人之名櫟園所命觀之者以人存藝不必以藝存人焉可耳

感應篇集證序

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爲其出於二氏也不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感應之理昭然不爽二氏特襲其意而變其名耳言因果不若仍言感應之眞切了當也太上感應篇雖出道藏而宋史藝文志載之其來已久所言皆持身理物之要古書如參同契著自術士魏伯陽而荀爽虞翻諸儒注易引焉朱子且爲之作注惠徵士棟謂魏晉以前道家之說初不悖於聖人以感應篇覯之不綦然歟毘陵趙修譔熊詔所著航中帆取太上之言加以訓釋而

博引古事爲證其書流傳海內百餘年來以爲導迷之筏楊林黃先生乃因趙氏之訓而更爲集證專以近事爲主誠以覺世牖民義取其喻古人遠矣語以近事尤質而可徵俾觀者觸目警心確然知所言之不妄卻確然知感應之非虛於以檢束身心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其爲助於世教豈淺鮮哉

陰隲文引蒙序

帝君陰隲文傳誦者徧海內矣然或口誦而躬行或口誦而躬不能行甚至事事與之相反其故何也嘗童蒙時天眞未鑿未能葆其源而養以正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劉定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性未有不善者也特爲知誘物化則善者轉而之不善矣五經四書皆聖賢所以教民爲善之具朱子又編輯歷代嘉言善行爲小學一書以訓童蒙其於引之掖之可爲至已然聖言深遠學者或習其詞而未能了其義或了其義

而第以養其交小學為入德之門塾師又多置不講是以為童子者始而抱大人之器繼而失赤子之心繼而長小人之智暨壯且老則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皆若非吾性所固有之物機械變詐無所不至而懷世道之憂者乃刊誥帝君此文連類引伸冀其一悟譬之馬已逸之駕乃始謹其轡銜水已橫流而後固其隄岸不已晚乎許君石譙以了生紹中所註陰隲文見示其書不徵事迹語簡而明爲童孺所能解意欲塾師於講授經義之前授以此篇俾童蒙先入爲主終身受益豈之鄉塾中

爲小學之輔將見口誦躬行蒙養正則善人多斯亦化民成俗之一助也因書以弁其端

醫方進一序

醫方進一者黃子理人遇異人於江漢間之所授也理人家世文學尊人樗林先生於書無所不窺間游於醫以寄其活人之意嘗慨神解之難思求諸方外而理人果獲此編於邂逅相遇不知誰何之人其方初視若平平無奇理人謂投之輙效因刻之以傳惟古方書多傳自異人如本草靈樞素問出自神農黃帝其時岐伯俞跗雷公諸人皆達於造化之理明陰洞陽俾萬物各正其性命雖不以方名而方莫神於此矣史記扁鵲遇長桑君授

以禁方令飲上池水三十日能隔垣視人洞見五臟之癥結倉公遇公乘陽慶使盡去其故方更予以禁方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夫醫如扁倉亦可謂神矣然未有無方而能療病者第其方曰禁後世無傳即孫思邈所得龍宮三十方至今傳矣然必散之三十卷俟用者之臨中盡思邈以濟世爲心而猶吝其傳如此無怪乎長桑君之語扁鵲令毋泄陽慶之授倉公要事之三年始能精也理人此方既得之異人乃能付梓考之志以傳世而濟物其志洵異於人其謂遇異人宜哉